

亦舒作品系列

247.5
Y51a2

石榴图

20



A0978061

海天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周景芳
责任技编 王 颖
责任校对 钟愉琼

书 名 石 榴 图

著 者 (香港) 亦 舒

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

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

印 刷 者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 广东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6.75

字 数 123(千)

版 次 199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8 年 6 月第 3 次

印 数 20001—21000

I S B N 7—80615—446—9/I·110

定 价 9.80 元

独家版权 翻印必究

勤勤与母亲对坐良久，打不开僵局，气氛异常沉闷。

文家为经济烦恼，已经很久很久，在勤勤记忆中，每当过年，父母亲就这么在书房对坐发呆。

到最后，父亲会叹一口气站起来，取过外套出去想办法，回来的时候，问题有时可以解决，有时不能。待他去世之后，他坐过的位置，便留给勤勤。

此刻轮到母女相对无言。

勤勤沉不住气，问母亲：“倘若我们只剩下一千块钱，要来干什么好？”

文太太点着一支薄荷烟，吸一口，“买过年小菜要紧。”

“那还不如买一盆昙花回来写生。”

“你父亲是大文豪，你是大画家，以致文氏两袖清风。”

勤勤学着父亲的样子，叹口气，站起来，取了外套，“我出去想想办法。”

文太太忍不住笑出来，“你上哪儿去，你有啥子办法。”

“我到瞿伯伯那里去。”

“他已经仁至义尽了。”

“箱子里还有一幅石榴图可以给他鉴定。”

“统统不是真迹，你别去烦他。”

“同他聊聊天也好，瞿伯母做的芝麻糖一流，游客问她买呢。”

“速去速回。”

勤勤打开樟木箱子，在几十轴国画中找一遍，认出石榴图，放进一只长布袋，背着出门。

安步当车走了半小时，才到古玩字画店林立的翰林街。

勤勤还没有走近，如意斋的老板娘便看见她，连忙转头同丈夫说：“文少辛的女儿又来了。”

瞿德霖笑，“有没有带着画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这次不知是瓶菊图还是怪石鱼鸟。”

瞿太太也笑，“也许是枯木喜鹊，要不就是芭蕉石竹。”

瞿德霖说：“真不知文少辛生前哪里买来这许多假画。”

“你呢，”瞿太太问，“你的假画又从何而来？”

“去把芝麻糖拿出来，还有，泡壶好茶，招呼客人。”

文勤勤站在如意斋对街，正在发呆。

彼时暮色苍茫，她意志力有点薄弱，到底开口求人难，是，她年纪轻，碰钉子无所谓，但登门求借，想想面孔就涨红了。

犹疑许久，吁出一口气，低下头，过马路呢还是不过？

只听得有人叫她：“文勤勤吗，怎么过门不入？”

一抬头，看到瞿德霖胖胖身形，站在店门处正朝她招手呢。

勤勤笑，急急走过去。

瞿德霖看店的时候，为着增加气氛吸引游客，习惯穿唐装，一到放假立刻换上西装，恢复自我，非常有趣。

“我正在想，你今年怎么还没来。”一出口，瞿德霖就知道讲错话，连忙顾左右言他，请勤勤入店。

勤勤只装听不懂，但一双耳朵却立时三刻涨得通红，烧得透明，出卖了她。

瞿太太捧出茶点招呼客人。

“勤勤，你毕业没有？”

勤勤点点头，“九月毕的业。”

“可找到工作？”

“在月杂志社做设计。”

“那很好呀，凡事有个开头。”

但是薪水一个人用都绷绷紧，勤勤不好意思地低笑。

瞿德霖真是个知趣的好人，自动开口：“来，让我们看看这是幅什么画。”

每年他都这么说，每年看完了画，他总是写张五千块支票给勤勤，画，暂寄他那边，有人要，再算价钱。过了三两个月，他会把画退回给文家，但支票之事，不了了之。

五千元，三五年之前，还可以派个用场，现在，连瞿德霖都不好意思，当做善事，也嫌寒酸，但他是个小生意人，习惯锱铢必计，是以心情有点矛盾，搓着手呵呵笑起来。

勤勤有点凄酸的感觉，大了，大学都毕业了，却

没有能力照顾一个家，要到处举债，一颗芝麻糖卡在喉咙里，也不知是苦是辣，一时作不了声。

这时候“叮”的一声，有人推开玻璃门进店来。

瞿先生连忙去招呼客人。

勤勤把额前碎发拨开，咳嗽一声。

瞿太太说：“来，喝口热茶。”

勤勤怪不好意思，“妨碍你们做生意。”

“小年夜，啥人来买古玩，来，给我看看你那幅画。”

瞿太太跟着丈夫那么多年，也俨然像个会家，她看准勤勤不好意思，于是主动出声，不过几千块钱，打发她走，何必叫人坐着干等。

勤勤说：“是一幅石榴图。”她把背囊解下，取出画轴。

“令尊就是喜欢八大。”

瞿太太并不打开画，随手搁在案头，却拉开小小花梨木书桌的抽屉，取出一叠薄薄的钞票，交给勤勤。

勤勤难过得只想取过画卷拔足飞逃，她坐在那里，有几秒钟的时间脑袋完全空白，像是过了很久，她才清清喉咙，说声“谢谢瞿伯母”，形势比人强，人穷志短，她不得不接受这项施舍。

再说，她还想瞿太太如何顾全她的自尊呢？

瞿太太温言说：“先回去吧，妈妈在等你。”

真的，出来也这么些时候了，该回去向母亲报告好消息。

勤勤刚想伸手取钞票，却听见有人说：“石榴图？给我看看。”声音低沉有力。

勤勤抬起头来。

谁，怎么多了一个人？啊，是，是刚才进门来的客人。

他穿着深灰色的大衣，戴着一顶毡帽，奇怪，亚热带冬天，再冷不致于这种打扮，帽边遮住他额角双眼，加上古玩店的灯光昏暗，勤勤只觉得他身材修长，神色冷漠，却看不清楚他五官。

瞿太太立刻警惕地站起来，“这位先生对画有兴趣？”

他欠欠身子，“我在找一幅石榴图。”

勤勤不相信有这么凑巧的事，睁大双眼。

瞿先生把手按在画上，“我们刚刚自这位文小姐处买下一幅。”

“啊，给我看看。”

瞿老板到这个时候才把画解开，缓缓伸展，面色凝重。

勤勤暗暗好笑，怪不得人家说逢商必奸，且看瞿德霖，明知是一幅假画，还这么郑重其事地引人上钩。

那人伸手过来拉住画轴另一头，画才摊开三分之一左右，他只看到签署及八大一个朱印，便住了手。

他转向勤勤，问：“多少？”

勤勤一时会不过意来，指着自已：“问我？”

瞿太太笑说：“还没有看到石榴呢。”

“不用看了，我买它。”

瞿德霖喜出望外，“这位先生贵姓，也许——”

他打断瞿老板：“我不是同你做交易，画主在这里，我同文小姐说即可。”

瞿氏夫妇脸上变色。

勤勤心中电光石火般打主意：给瞿氏夫妇抽佣金，还是不给？

不给，太不够义气，这几年来年年上门来借钱，欠下这人情，还是让瞿老板得点好处吧。

刚要开口，却听得瞿太太笑道：“文小姐已经把画卖给如意斋了。”

噫，她要独吞，这不行，勤勤站起来，五千块钱加芝麻糖也不能把人当瘟生。

刹那间勤勤明白什么叫做见利忘义，好不羞愧。

那位陌生人像是看穿勤勤心事，轻轻说：“文小姐，如何？”

他已经把那幅画取过在手，勤勤发觉他有极之洁白修长的手指，但这些都不重要了，她要把握机会，她问：“多少？”

“二十五万。”

勤勤吸一口气，“好，请你付如意斋一成佣金。”

瞿太太不相信小女孩竟有如此精明的头脑，原来这些年来，她一直走了眼。

瞿先生本来有点生气，但一想，咄，明明是幅西贝货，一成佣金不拣白不拣，立刻答应下来。

那位先生取出支票簿子，用一枝式样古旧的自

来水笔写了支票递给瞿德霖。

瞿某接过支票一看，怔住，面孔上所有不满之处一扫而空，“原来是檀老板，幸会幸会，大水竟冲到龙王庙了，失敬失敬。”

勤勤听得莫名其妙，也不顾三七二十一，同那人说：“我那一份呢？”

瞿德霖口中的檀老板仍然没有提高声音：“我以为你要收现款。”

勤勤老实不客气答：“正是。”

“请随我来。”

他轻轻把画夹在腋下，推开如意斋的玻璃门，出去了。

勤勤连忙跟在他后边。

剩下瞿德霖喃喃地说：“邪门，真邪门。”

瞿太太问：“石榴图会不会是真的？”

“没有可能。文少辛生前为人慷慨，四方君子前往借贷，莫不以卖画为借口，哪里有这么多的八大山人在街上游荡。”

“二十五万买一幅假画？”

“你知道那人是谁？”

瞿太太摇摇头。

“檀中恕。”瞿德霖弹一弹手中的支票。

“檀氏画廊，”瞿太太大吃一惊，“他？”

“正是，他怎会不识货，所以说邪门。”

街外霓虹灯已经全部亮起，文勤勤紧紧跟住那笔余数。

运气太好，一切都不像是真的了，冷气一吹，勤勤后悔刚才太勇，今天拿不到钱回家，这个年就甬过。二十多万是个巨款，不是做梦吧？

越想越心惊，不由得住了脚：“喂你，叫我到哪里去？”

那人站停，回过头来。

“你尊姓大名？”勤勤问。

“我姓檀，前面即是我写字楼，我们尚未打烊。”

他没有说谎。

到达目的地，勤勤吓了一跳，一般书画店至多一个至两个铺位，檀氏画廊大如银行，占地怕有千余平方米，大堂根本似一个展览厅。

她马上被那里的气氛、设计及装修吸引。“多么美丽的地方。”她赞叹。

它的主人听见了，转过头来，碰一碰帽边。

勤勤这时比较有心情，打量起这位檀先生的背影来。噫，能把一件普通的凯丝咪呢大衣穿得如此舒服熨帖的人，除了她父亲，也似乎只有他了。

勤勤接着又说：“这样好的地方，我怎么不知道。”她自命是个学艺术的人，对本市各处画廊了如指掌。

“这不是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地方。”

他摘下帽子，走进一条走廊。

他背着勤勤，勤勤充满好奇，他长得怎么样，俊，丑？

秘书见他走近，马上招呼，他推开办公室门，转

过头来，“请。”他说。

勤勤与他终于打了照面。

勤勤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男人，连忙低下头，以免失态。

“请坐。”他的姿势十分洒脱，一边脱下大衣，搁沙发上。

勤勤坐下。

办公室极之宽敞，什么废物都没有，只有一桌一椅一张给客人坐的沙发，以及一架日式屏风。

他把石榴图抖开挂起。

然后拉开抽屉，取现款给勤勤，他说：“这里十分之一订金你请点一点。”

“不必了。”

他微笑，“文小姐的脾气同令尊十分相似。”

“你认识先父？”

“令尊文少辛先生高风亮节，文艺圈子无人不知。”

勤勤轻轻说：“通常这种人都两袖清风，身后萧条。”

檀中恕沉默，勤勤也不出声。

钞票厚沉沉一叠，给她安全感，她签了收条，要赶着回去。

“告辞了，檀先生，家母等我。”

“文小姐，还有一半款子，待画脱手余数再送到府上。”

勤勤到底年轻，沉不住气，“那不是八大的真

迹。”

檀中恕不动声色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勤勤说：“我们家里还有几十卷，光是双鹰图就十来张，惟妙惟肖。”

檀中恕微笑，“只有这幅是真的。”

勤勤不相信。

但檀氏做的是这行生意，他究竟是对，抑或是错？

他指着画上朱文闲章轻轻说：“明还日轮，无日不明，明因属日，是故还日。”

勤勤听父亲说过这个典故，脱口便接上去：“查八还典出楞严经，用此隐藏恢复明室之意，为此印文真正含意所在，六十岁前作品未见用此……檀先生，希望你眼光准确，再见。”她轻轻一鞠躬。

勤勤拉开办公室门，秘书直送她到门口，坚持用车送她。

直到回到家，坐好了，自手袋中取出钞票，交予王妈去办年货，勤勤才肯定知道，刚才不是做梦。

她长长吁出一口气，同母亲说：“我可没有骗他。”

“瞿德霖不似这样大手笔的人。”

“不是他，不过今天我已把多年债项还清，过了年再送两色礼去拜谢就可以伸直腰了。妈妈，一会儿我们去逛年宵，买它几十盆水仙回来香一香。”

文太太听过故事，也觉得太过突兀，统共不像真的。

“也许确是真迹，”勤勤笑嘻嘻，“也许他存心帮我。”

非亲非故，人家为什么要帮你？”

“我长得漂亮。”勤勤把面孔趋近母亲。

“你打算靠色相生活？”

“我才华盖世。”

“有待发掘，连我都没看得出来。”

勤勤哈哈大笑。

文太太忍不住说她：“家都快散了，还一点心事都没有，撒泼撒痴。”

勤勤吟起来，“嘿，最难得呢，夫子赞颜回：贤哉回也，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贤哉回也。”

文太太说：“你同你父亲一个印子印出来。”

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，勤勤并不见得如此乐观。虽然明知道做人是逐日过的，但总希望有个长远计划，问题是她没有资格策划将来。

依勤勤心愿，最好能够到纽约与巴黎浸上三五年，什么都不做，光是吸收，吸够了回来，随心所欲画几张画，然后嘭！遇到欣赏她才华的画廊，捧她成名。

勤勤有时耻笑这种白日梦，但很多时享受梦境乐趣。

但事实上，她每天需往返出版社做一份极之庸碌的文职。

但，庸碌通常与悠闲挂钩。

没有大起大落，没有明争暗斗，世界不知多美好。

谁会专门特地无聊地针对幽暗角落的一名小角色？他可以蹲在凉处躲一辈子，自生自灭，闲时还可放放冷箭。

勤勤也时常叹气，光阴如箭，日月如梭，在那种小公司一蹲三五七年，再也别想有什么出息。

几次闷得想举手大叫，只是不让母亲知道而已。

这次，总算又过了一关。

勤勤很容易快乐，她天生乐观。

稍后有电话找她逛花市，勤勤说：“还没吃饭呢，再说吧。”

这是她的同事杨光。小杨是个极之可爱的人物，但！勤勤深信一个家庭最多只能负担一个艺术家，所以刻意与他维持安全距离。

但仍然是好朋友，有说有笑，谈起来也投机，小杨是个聪明人，也并不催逼勤勤，两人自相识以来，便维持十分文明的关系。

小杨马上说：“我隔一会儿同你联络。”

勤勤挂上电话，便钻进厨房凑热闹，一边嚷肚子饿，一边掀锅盖视察有吃的没有。

文太太正与老女佣王妈在看蔬菜肉类怎么个配法，转过头来，瞪勤勤一眼，叫她帮忙。

王妈去迟了，好菜早已卖光，冬笋干且小，火腿中央段早已沽清，正在咕哝不已。

勤勤惻然，再大的天才也敌不过生活的折磨，父

亲这么早去世，怕与这个有关。

近年来王妈根本没有薪水可支，却并不见异思迁，勤勤出生之后她跟着主人家到今日，并无亲人，在文家地位十分超脱。

王妈十分具投资才华，小本经营，买股票做黄金，炒外币房产，从未失手，节小成多，年来积存不少，眼看文家家道中落，感慨特别多。

勤勤好几次警告她：“你再噜苏，就问你借。”

王妈偶尔回她一两句：“勤勤一点也不可爱了，小时候好，小时候帮我剥毛豆子，一边说：‘我才不要做大人物，叫妈妈担心事。’多有意思。”

勤勤就是不信她说过那样没出息的话，就算说过，也非反悔不可。

不不不不不，她想赚许许多多的钱，同时，出很大很大的名。

只是渐渐地她觉得这个愿望不大可能实现，因此更加想得厉害。

扰攘半晌，总算吃过年夜饭。

大抵也不必做糖点心了，没有拜年的人。

杨光的电话又到。

勤勤于于是问：“小杨，你可听过有位檀中恕？”

“有这样一个吗，哪一行的？”

“你比我还糊涂，檀氏画廊你有无印象？”

“啊，你出来，我说予你知道。”

“现在不用你我也晓得了。”

“听说它的主持人身份十分神秘。”

勤勤大奇，“怎么会，明明叫檀氏画廊，主人便是檀中恕。”

“我也是听人说的，勤勤，这同我们有什么关系，出来喝杯咖啡如何？”

“十分钟后在我家楼下等。”

临出门，文太太问：“同谁出去？”

“小杨。”

“你同他走得太勤了。”

勤勤在门口站住脚。

“当心日后人人以为你是他的朋友。”

勤勤笑一笑，“日后再说。”

她下得楼来，小杨已经准时站在门口。

她问他：“你有没有去过檀氏画廊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真驴。”勤勤取笑他。

“喂，客气点好不好，那是个颇神秘的地方，叫
是叫画廊，实际上是个艺术品转手站，要不你想买
画，要不你想卖画，否则恕不招待。”

勤勤不出声。

“我们两种人都不是，很难进得去。”

“他们是否赚很多钱？”

“当然，”小杨很感慨，“艺术家往往穷一辈子，
过身之后作品却叫这些人炒得炙手可热，从中获
利。”

勤勤笑，“你开始愤世嫉俗了。”

“这是事实，他们也捧在生的画家，抽佣金抽得

离了谱，你听过三七分帐没有？他七你三。”

“不是去喝咖啡吗？”

“不过有时气馁，巴不得有机会给他抽七成，你没有见过我的习作吧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一捆捆地被家母当垃圾般丢到楼梯间，因为居住环境狭窄，容不了这许多废物，开头我还拣回来塞在床底下，母亲又清出去，最后同我摊牌：‘杨光，你已经二十多岁了，为什么不连人带画搬出去？’这才不敢同她作拉锯战。有时我想，就算一张画卖十块钱，也已经不错了。唉，稀世名画，当垃圾看待。”

勤勤忍不住笑。

“凡高在生的时候，可能他们也这样对他。勤勤，人就是这样疯掉的，八十年后，连鸢尾兰这种很普通的习作居然得价五千万美元，世人终于进入他的疯狂世界。”

“我们到底喝不喝咖啡？”

“勤勤，当初怎么进的这一行？”

“那里有间咖啡店。”

勤勤自顾自向前走，杨光跟在后面。

两人找到一张位子，挤着坐下，四周围闹哄哄，根本没办法谈话。

不过咖啡倒是很甘香。为什么进这一行？普天下的行业，只有从事文艺工作可以乱发牢骚，喏，一句怀才不遇解决所有烦恼，从来没有学艺不精这回事。

小杨说：“夜深了，在饭桌上画国画，还给老父